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

——凉山考古四十年

上册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

——凉山考古四十年

(上册)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集资料集、志书、研究著作于一体的考古学专著，总结了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主的地区1974~2013年四十年间的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成果，全书分石器时代考古、商周时期考古、西南夷时期考古、两汉时期考古、蜀汉两晋时期考古、唐宋时期考古六个部分对凉山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介绍与研究，并提出了凉山考古学文化圈和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的新概念。书中还包括了与凉山有关的专题考古、民族学田野调查和科技考古内容，对于希望全面了解凉山考古的读者是一本必读之书。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历史的研究学者、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 /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3-044481-3

I. ①—… II. ①凉…②凉… III. ①考古发现-概况-凉山彝族自治州 IV. ①K872.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6847号

责任编辑：王光明 / 责任校对：张凤琴 彭 涛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黄云松 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8 1/2 插页：9

字数：1 180 000

定价：368.00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科学联合会
2014年凉山彝族历史文化探源研究课题成果，得到
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研究基金的资助。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唐 亮 刘 弘

副主编 黄云松 补 琦 孙 策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 楠 刘灵鹤 李 媛 李金凤

阿木日富 陈 蓉 胡婷婷

贾 丽 唐 淼 梁建荣

三咏为序

邛笮考古赞

——题《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

林 向

拖乌山上有天路，巴蜀自古通邛湖。笮马铜盐输内地，中华文明育邛都。
田野考古不辞劳，遗迹发现频渡泸。聚落土城大石墓，诸君细绘文物图。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颂

李星星

十二星次分野难，梁益宏阔西南偏；三皇竞逐中原地，蜀滇肇始何茫然；
滇有觉穆蜀杜宇，南中缥缈两地间；收拾一囊西南夷，越雋经略读史迁；
史记不过两千载，此前更逾数千年；幸得凉山始考古，历史纷呈人马喧；
高山峡谷缀盆坝，遗踪遍布六单元；上出渔猎回龙洞，下营农牧横栏山；
孙水一线开石墓，相岭两侧揭石棺；东北交角探雷马，西南泸周掘会盐；
旄牛道上觅蚕丛，邛崃河谷守杜鹃；四十春秋风和雨，考古经年视野宽；
洞察蜀徼不毛地，周秦以来有史篇；珠联璧合民族学，圆融互补鼎足三；
站定凉山论经纬，背景展开天道圆；东西来会传播带，恰似宇空双月弯；
横断通衢结枢纽，一地尽将欧亚连；穷物论道千百页，不教往事付云烟；
成书觞咏滔滔酒，沫若金江碧浪掀；山水齐鸣春祭鼓，似举馐浆飧祖先。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完稿有感

刘 弘

凉山考古标汗青，三代辛劳四十春。遍寻残冢步茆野，细掘遗址傍荒城，晨露如珠鞋尽湿，午耐骄阳汗沾襟，晚得草食权果腹，茅屋夜谈听雨声，登山最喜危崖峻，涉水犹歌湍流浑。石墓矗立孙水冷，定笄铜器天下珍，城河尚出滇国鼓，彝寨却近汉家营，沫水汹涌非绝地，遗踪出露石器坑，更有金江峡谷险，留得万古文化痕。集腋成裘文物聚，苍天有道酬勤勤，新著成篇赖群力，筚路蓝缕众先生，一图一字皆心血，冷凳寒窗半宿灯。凉山之谜仍待解，孜孜不懈唯求真。

君不见，蜀山邛野松竹老，峰峦长绿待后昆。

专家笔谈《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代前言）

唐 亮（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两年前，退休后已回故乡成都的老馆长刘弘先生曾回过一次西昌，我与他谈起我有意编一本凉山考古论文集，刘弘很支持我继续紧抓业务工作的想法，并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觉得应该编一本全面反映凉山四十年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的专著，我十分赞成他的意见，即时我俩就对如何编写这本书交换了意见，确定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刘弘回成都后很快就将撰写大纲写好发给了我，我根据大纲的内容将每个部分具体地安排给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和相关市县文物管理所的业务人员，特别是青年同志，并联系了出版社和落实了出版经费。经过大家两年的努力，辛勤的劳动终于结出了果实，这就是今天放在大家案头的这本《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

我们编写这本书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因此在书的体例上采用了自己的方式。全书共分为五篇，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凉山考古的背景，第一篇首先对凉山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民族情况做了介绍，提出了以凉山考古为中心的凉山考古学文化圈的概念，并介绍了凉山地区考古学文化最为丰富的六大地理单元。第二篇在书中安排了凉山地区田野考古工作四十年大事记一章，目的是为让曾为凉山考古做出贡献的三代考古工作者们名标青史；在第二篇里还安排了凉山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综述一章，为读者了解凉山四十年来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工作和动态提供方便。第三篇是本书的重点，分为石器时代、商周时期、西南夷时期、两汉时期、蜀汉两晋（含成汉）时期、唐宋（含南诏大理）时期考古六章，对这六个时期的凉山考古学文化做了详细的介绍。本着保证学术研究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我们在介绍了每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后，专门开辟了对该时期考古学文化重要课题研究一节，介绍学术界的不同观点。第四篇是我们在学术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对凉山考古学文化做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的新观点，并讨论了凉山考古学文化圈在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上的位置与意义。第五篇的内容是专题考古、民族学田野

调查和科技考古，这三个方面不但是现在凉山考古的重要内容，也是将来凉山考古发展的方向。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凉山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的资料，本书后面还附有《凉山地区文物考古发掘与调查报告目录》和《凉山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学术论文目录》两个目录。

我们这本书虽然叫《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但介绍和研究的对象是凉山考古学文化圈，因此所涉及的区域没有仅局限于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还包括大渡河中游河谷、金沙江攀枝花峡谷和滇西北的宁蒗、华坪、永胜三县；其中的不少成果还得力于我们与兄弟文物单位的合作，所以本书不仅仅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相关市县文物管理所的成绩，也是我们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石棉县文物管理所、攀枝花市文物管理处，以及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兄弟文博考古单位共同的成果。关于这点，我们不敢贪天之功，是必须在这里特别加以说明的。

四十年岁月荏苒，人事更替，许多人和事都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我们不会忘记的是四川省文物局（文物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所）、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局历届领导和同志对我们的支持，正是上述领导部门给予了我们长期的支持，我们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西南地区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民族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长期关注凉山的考古工作，都曾从不同的视角对凉山古代文化遗存进行过卓有建树的研究，并在长期的工作和研究中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代表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和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对专家们敬表感谢之情，并感谢诸位专家学者在百忙中对《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做这次笔谈，我们真诚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指导和支持凉山的考古工作。

高大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教授）：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土地面积不到全国的百分之一，从一般的地理知识能够获得的印象是，它处于四川西南一隅，在国家版图中也就是川滇藏之间的西南一部分而已。在许多挖宝的人看来，在我们这个几十年几乎天天都有重大考古发现的古文明大国的大环境中，它也许是不值一提的。即使在一些职业考古人眼中，它也是个无足轻重的地方，放在全国考古版图上也也许是不起眼儿的一个板块。但是放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文化地图上看，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它有较大的平原和湖泊，又有几条南北走向的大江大河从此经过，由于位于东北亚到东南亚文化传播走廊的中间，有远见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一地区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较早就开始了考古发掘调查工作。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的专家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该地区并联合州、市考古部门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但要从几十年的考古学术史来说，考古工作做得最多也最有成效的还是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带领下的市、县考古部门的同行们。《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一书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整四十年，以凉山彝族自治州考古工作者为主所做的凉山考古工作的总结。该书既有年谱和考古学术类的凉山考古学大事记的翔实记录，又有详尽的凉山考古学术史（编者谦称为简史），还有分时段、分专题的综述，全书五篇，每篇资料收罗宏富，篇章设计合理，传统理论方法与新技术理论的尝试都在书中占有应有的篇幅，结论客观，评论中肯，我认为把它看成是“凉山考古志”也是恰当的。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不仅仅是一部考古志类的图书，从篇章布局和专题的设计可以看出，该书还是一本研究性著作，学术界几十年来关于凉山考古的研究史和最新成果在书中都得到很好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作为多年在凉山工作的田野考古工作者的思考，特别是最新观点都写进了书中，所以说这还是一本研究性著作。因此，该书实际上是集资料集、志书、研究著作于一身的新著。

我想，今后研究凉山、四川考古必读该书，要编四川考古志、文物志也得参考该书，该书称得上是四川区域考古的总结性力作。就四川区域考古的总结来说，凉山彝族自治州走在了各市、州的前面，走在了省考古研究院的前面，即使放在全国范围内，出版这类书的地区大概也是屈指可数的。他们的这一壮举，值得我们努力学习。

说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考古队伍，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队伍的带头人，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前不久才退休的老馆长刘弘先生。我与刘弘相识已有二十多年，无论年龄和学识，他都是我的兄长，在我到省博物馆、省考古研究院工作的各个时期，他给予我和我所在单位的帮助尤多，不必在此一一列举。我在此想说的是，在该书编写的凉山考古四十年中，如果稍有了解的人就知道，其中有三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和成绩其实是和刘弘先生密切相关的。1982年，刘弘先生从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又回到他下乡的地方，一干就是三十年，在资源、队伍、资料、资金都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斗志、执着的精神、高尚的人格魅力所形成的巨大的号召力，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辛勤工作几十年，终于取得巨大成绩，令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考古事业走在了全省前列，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占有了重要地位。这同时也雄辩地说明专业和专家尤其是专家型领导对一个科研业务单位是多么重要。

我想大家肯定会赞成我的如下看法：刘弘是凉山考古工作者的代表性人物，评价刘弘也就是评价该书中所有的凉山考古同行。如果你还赞成我的这个看法，我就把我写本文最想最想说的一句话也说出来，那就是：凉山有刘弘先生，是凉山考古工作者之幸，更是凉山考古事业之大幸。我更希望您读了该书后也赞成我这句肺腑之言。

今天，我看到刘弘先生的后继者们仍然保持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十年来的优良传统，坚持不懈地耕耘着凉山这片土地，这是十分值得欣慰的。

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适时地对此加以总结很有必要。凉山处于中国西南横断山脉的特殊地理位置，从古至今都是汇集南北交通的要冲之地，而在这条通道之中，又星云密布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山麓台地、河谷盆地，从而形成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这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同样具有这种文化的多样性特点，童恩正先生曾提出著名的“从我国东北至西南边地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命题，开始突破单一地域和单一文化、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对若干考古学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加以观察、梳理和阐释，至今仍然影响深远。该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欧亚非文化交流传播带背景下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倡导在这个宏大历史背景下对“凉山考古学文化圈”加以认识，这是很有远见的。我曾经注意到西藏西部皮央·东嘎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的双圆饼首青铜短剑与凉山盐源所出同类器物之间的相似文化因素，对这种远距离文化交流与传播背后的人群和文化的互动问题表示过强烈的震撼和关注，而以盐源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凉山地区青铜时代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更是复杂得多，南来北往的古代民族通过这条著名的南北通道迁徙、驻留、交融，形成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变体，从而使得凉山考古在中国西南地区成为对古代“西南夷文化”最为直接的实物印证和文化揭示，强烈地吸引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汉通西南夷之后，中原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不断加大，这一地区自古以来的某些文化传统也开始融会到中原文化体系当中，但另一方面也仍然顽强地保留了若干地方文化因素，还形成了若干经过“改容”和“变迁”之后的文化变异现象，“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似曾相识却又各有差异。恰恰是这些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现象，构成了凉山考古无穷无尽的历史文化之谜。该书的出版，将会很好地总结过去，也会更多地面向未来，其意义和价值无论怎样评价我认为都是不过分的。

段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凉山是古代邛都和笮都的故乡，邛、笮地区是从古代蜀之成都经过西南夷通往东南亚和印度的交通枢纽。

以邛、笮为枢纽，联系中国西南的南北交通线，在商周时代已经开通。《华阳国志·蜀志》说蜀王杜宇以“南中为园苑”，蜀与包括邛、笮在内的西南夷的交通线，

自应畅达。近年在盐源、西昌等地发现的带有明显蜀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就是对历史记载的有力印证。在以蜀为起点的蜀身毒道即今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上，邛都是滇蜀道西段（牦牛道）的中点，北连青衣（今雅安）通蜀，南跨泸水（金沙江）入滇，其枢纽地位至为显要。尤其是邛都与金沙江以南的滇、昆明族的交通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华阳国志·蜀志》“会无县”下记载：“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堂狼为今云南会泽、巧家等县地，属滇。《华阳国志·蜀志》又载：“（三缝县）道通宁州，渡泸得蜻蛉县。”蜻蛉县为今云南大姚，西临洱海昆明族之地。笮都与昆明族的交通线，也是联系雅砻江和金沙江东西两侧族群和文化的重要通道。《汉书·地理志》“旄牛县”下记载：“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笮入绳。”若水即雅砻江，绳水即金沙江。《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下记载：“县在郡西，渡泸水。”泸水即雅砻江。商周时代蜀王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嵩等处”，唐姚州为今云南大姚，嵩州为今四川西昌，蚕丛子孙即沿牦牛道至西昌，其中一部分再由西昌至会理，渡金沙江入云南，抵大姚及姚安。战国末开明王子安阳王亦由此道入滇，至滇中通海入航红河，沿步头道南下而抵越南。从西昌南下的这两条线路，都对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对西南各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做了巨大贡献。

凉山正好位于邛、笮之地，凉山的考古工作者对邛、笮两大文化所做的大量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于邛、笮之地是联系中国南北文化，以及中国联系东南亚、南亚的枢纽，因此，我认为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联系及与东南亚、南亚的文化联系，《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是一本必读之书。

李星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所框定的凉山区域在横断山区是一个具有本质联系的地理单元，也是民族学所言“藏彝走廊”中一个可以进行整体描述的重要地段。从司马迁《史记》记载来看，凉山地区很早就是史前人类及历史民族或族群活动的一个腹心区域。这个判断以四十年凉山考古工作为依据。

说到凉山考古及《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成书，不能不谈到凉山考古的卓越带头人刘弘。如果没有刘弘，很难想象自改革开放以后凉山考古会很快朝着自觉设计、有计划、有目标、有明确学术研究目的的道路上推进，也很难想象凉山考古会有相当高的觉察和捕捉遗踪的敏锐性，从而会有那么丰富的发现并产生那么丰硕的成果。

以改革开放为界，凉山考古四十年大体可以划分为前十年和后三十年。前十年可算是凉山考古初始和摸底调查阶段。后三十年则是凉山考古在前期铺垫的基础上开始有规模、全区域、持续开展和大量产出成果的时期。尤其在后三十年的后段，凉山考古驶入有计划、有明确研究目的轨道，并为此展开了有声有色的跨区域合作和人才及技术手段的更新。

这后三十年也正好与中国民族走廊及“藏彝走廊”研究同步，凉山的考古发掘和不断的总结非常及时地为“藏彝走廊”民族学及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厚重的考古资料和学术启发。这后三十年差不多也是刘弘担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直接领导和规划凉山考古的三十年。如果说，凉山考古后三十年才显示出斐然成绩，实与刘弘的领导、主持及实际参与是分不开的。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也是我认为刘弘对于凉山考古最大的贡献，就是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研究，提出了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的宏观思路和见解。此前刘弘的《丛山峻岭中的“绿洲”——安宁河谷文化遗存调查研究》这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考古学著作，就已经反映出作者在评断凉山考古成果之中，具有了以大区域历史活动为背景的深入思考。而《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关于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的大篇幅阐述，更是显示出作者不仅始终坚持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而且更具宏观的眼光，把凉山一隅的历史文化放在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全球格局的动态背景之下加以考量，这是最值得学习和倡导的学术研究应有的眼界。

当然，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只是一个提法，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内容和意义。作为世界历史运动格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的提出，从考古学方面对费孝通先生开启的“中国民族走廊的学说”给予了有力的支撑。

“X”形文化传播带实际牵涉中国数条“民族走廊”。所谓东西两个“半月”的交汇之处，正是“藏彝走廊”所在区域，并与“藏彝走廊”重合。这无疑为“民族走廊”的产生及其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提供了考古学方面的依据。或者说从考古学角度证明了“民族走廊”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特殊价值。

最后，关于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的学术观点，尚属草创。《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的总结也属初步完成。凉山考古今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在争取国内、国际跨界研究的条件与合作方面，任重道远，尚需同仁及后辈继续努力。

江章华（成都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川西南横断山系的东北缘，是一个南北文化、人群迁徙移动的交汇地带，地理区位十分独特。该书取名《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是十分精当的，书中提出的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是在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从我国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的发展，尤其是关注到了西弧线传播带，将其明确地提出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从帕米尔高原经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过河西走廊、陇中高原，在甘南折而向南经过横断山区，越过金江后再经过滇西地区，翻过高黎贡山到达云南省的西南边境这一线。过去我们虽然在工作中也多少注意到了发生在东西两条弧线带上的文化传播与人群移动的现象，但童恩正先生之后再没有系统去梳理这些材料并明确地提出来。书中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细石器、石棺墓、大石遗迹等30类文化现象进行了比对分析，呈现出非常清晰的文化传播轨迹。作者还从地理环境、气候、生业形态、民族等方面分析了传播带形成的原因。

2004年以来，我们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合作在安宁河流域、盐源、会理等地做了些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对这些区域的古代文化有一些认识。比如，在安宁河流域确认了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横栏山文化”、商周时期的“高坡遗存”。通过这些文化的确认，我们认识到了原礼州遗址的文化内涵并不单纯，最下层可能包含有“横栏山文化”，其上层至少还包含有两类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大洋堆中、下层当属我们确认的“高坡遗存”，这一文化与滇东北昭鲁盆地的“野石山遗存”和贵州的“鸡公山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对盐源盆地青铜器的整理研究中发现该区域的青铜文化与滇西北的青铜文化十分相近，这一文化与北方系青铜文化共性特征较多，不排除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可能性。尽管我们在安宁河等区域做了十年左右的考古工作，对这一区域的古代文化有了一些认识，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这个区域地理区划复杂，古代人群移动频繁，文化变迁也自然较为复杂，要将这一区域古代文化的时空关系梳理清楚，尚需时日。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一书对凉山四十年来考古资料做了详细的收集与整理，对过去已有的研究做了回顾与总结，并对各时段的研究做了系统梳理，书中还附了各时段代表性的研究文章。这无疑是对凉山四十年来考古的系统总结与反思，通过这一总结与反思，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凉山考古存在的问题与将来努力的方向，因此书末提出了七点凉山考古将来发展的方向。该书无疑会成为系统了解凉山考古与历史文化的好书。

肖明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凉山，秦汉时，邛、徙、笮之地，北靠蜀与中原，西、南连接西南诸夷，从古至今，都是南北经济和文化的通道。古蜀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海贝和金沙村遗址出土的海贝形玉饰、玛瑙饰件说明，早在商代晚期古蜀国就通过凉山通道，经西南夷传进海贝（环纹贝、货贝和虎斑贝）。四川茂县城关，宝兴县老场村、汉塔山和瓦西沟，雅江县呷拉，炉霍县卡莎湖；云南元谋县磨盘山、巧家县小东门、晋宁县石寨山、江川县李家山等墓葬中出土的海贝和珊瑚珠说明，凉山南北以海贝为标志的贸易物仍是秦汉时期的贸进物品，《史记》还记载了从蜀，经凉山、滇、昆明等西南夷地区贸出到大夏的物品有蜀布、邛竹杖。汉武帝曾试图经过凉山，开拓经凉山、滇、昆明至大夏的通道。由此看来，凉山地区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所集四十年文物与考古成果，编辑《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拟展示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古代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研究探索其地的考古学文化区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特拙此言，以表示鼓励和支持。

陈显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工作者的一个总结，也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工作者辛勤耕耘多年的一份丰硕成果。该书不仅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是丰富多彩的。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重视人地关系和文化的功能适应，将文化看作是与环境互动的系统，作者首先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历史沿革介绍给读者，使读者在了解了当地的历史地貌环境和历史文献后，再把读者引向现代研究者对凉山古代文化一个大的研究范畴中，然后再把读者引入考古发掘报告之中，这样的体例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它不仅让读者掌握了凉山的古代文明，也让读者了解了古代文化的历史背景，让读者更加融入“历史的字里行间”的场景。

大石墓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古代文化中具有传奇性的一个特色文化，作者把大石墓葬俗产生的原因、大石墓的族属、大石墓的时代与分期、大石墓所反映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大石墓的文化内涵、与周边文化关系及大石墓消失的原因等相关的考古发掘资料、研究都做了详尽的收集、分析和总结，可使读者从中领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让大家认识的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特色的文化，也体现了中华古代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世界古代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是盐源出土的青铜器，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

特色，还具有古代巴文化的特色、蜀文化的特色、滇文化的特色、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特色，乃至一些古代欧亚文化的风格。这会让人感到一些惊奇，并带着好奇的心情去了解凉山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外来文化？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他们又走向何处？这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交流和“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可以激起人们对凉山地区古代文化更加深入探索的兴趣。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渗透着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及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通过他们的劳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又向哪里去，这就会使人们的生活充满方向感、坚实感和使命感。

蒋志龙（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是继《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丛山峻岭中的“绿洲”——安宁河谷文化遗存调查研究》《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及《安宁河流域古文化调查与研究》之后凉山考古的又一力作，是四川考古同行们辛勤劳动的结晶。

凉山位于我国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横断山区东缘，云贵高原的北部。云贵高原、川西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等构成我国地理的第二级阶梯，横断山区南向的山脉和相间排列的河流，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北方、西北和西南连接的纽带，现有资料表明该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古代文化传播和古代民族迁徙的走廊，被学界称为“藏彝走廊”。实则远在这些民族形成前，这一天然通道早已存在并发挥作用。

该区域地处两大世界古代文明中心（华夏文明和古印度文明）之间，由于被高耸的青藏高原阻隔，该区域理所当然地成为连接两大文明中心的桥梁和纽带，现有资料表明：汉代以前，这一区域是我国内陆前往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唯一通道，直至唐宋时期，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和东南沿海一些港口的兴起，才逐渐取代这一地区在中国对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这一地区（包括整个云南高原）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将日益显现。

横断山区乃至整个云贵高原的“绿洲”，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考古学家认识人类自身过去的沃土，经过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笔下的“邛都”“笮”“滇”“昆明”等古代族群乃至更古老的文化和文明，逐渐在一个个绿洲中“绽放”开来，并浮现在人们的面前。当然，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考古学家去发现、去探索。

凉山考古辉煌成绩的取得，无疑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原馆长刘弘先生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辛勤的“屯垦者”，凭着对文物考古事业的忠诚、对学术探索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像蜜蜂一样，辛勤地耕耘在群山峻岭的“绿洲”中，

结出了累累硕果。同时，他胸襟开阔，采用与兄弟单位合作的方式，来共同促进凉山及周边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

考古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考古学科的规划性、预见性，带有明确的课题思想主动出击，最关键的是要有一帮热爱考古事业的专家和领导。近年来，凉山及四川境内考古事业的迅猛发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周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凉山的考古工作已开展了四十年。四十年来，考古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我也有幸参与了一些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回头审视我们曾经的工作，有些方面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的。我们在凉山获得的一些考古发现，总想着揭示“他们是谁”，为此常常将考古发现与汉晋时期文献记载中的民族直接对应起来，其实汉晋文献中关于它们的记载只是对这一边缘族群的模糊称谓。我想，我们更应该去关注族群本身。

凉山的地理环境极其特殊，一方面存在大量的绿洲，另一方面这些绿洲又被大山所隔。这就造就了凉山地区小区域内环境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小区域环境的变化，对于族群的产生意义重大，这也造成了我们在考古材料上看到的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文化遗存往往相差很大。这些相差很大的文化遗存，其所代表的应是一个个不同的族群，这些族群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等问题，尚需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文献资料显示，凉山地区不仅处于中原文化的边缘，而且处于滇文化的边缘，同时它亦是藏传佛教的最南边，这种处于文化交汇的边缘地带，对于了解不同文化的形成及其此消彼长的过程具有标尺性的作用，而处于这种边缘文化地带的族群，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强大的其他文化？他们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传统，又在什么条件下不自觉接受其他文化？《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从宏观的地理出发，综合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生物学、地理学等方面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立体式的宏观背景，亦为进一步探索族群与边缘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任、教授）：

该书初稿的名称可能叫“凉山州田野考古报告集”，是一种地区性的田野考古资料综合文集；也可能就叫作“凉山考古四十年”，以突出其汇总凉山彝族自治州数十